

捻亂之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

捻亂之研究

陳華君，本校六十四學年度歷史學研究所畢業，其論文由李守孔教授指導。

A Study of the Nien Rebellion

by Hwa Cheng

History and Chinese Literature Series No. 52

Taipei, Taiwan University, 1979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六月初版

文史叢刊之五十二：捻亂之研究

出版者：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主編者：孫龍

同宇

著作者：陳

華 劍純

發行者：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印刷者：大進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西藏路二五二巷八號

捻亂之研究

目錄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早期的捻
第一節 捻的緣起
第二節 捻的初期活動
第三節 地方政府的腐化與捻勢的滋長	一九
第三章 據地叛亂的捻
第一節 捏亂的形成
第二節 捏勢的發展及其與太平天國的關係	三一
第三節 雉河集會盟後捻的組織	三五
第四節 捏衆的生活形態	四六
第五節 黃淮地區的紛亂	五六
第六節 團練的興辦與流弊	六八

第七節 清軍的剿撫策略.....

一〇五

第四章 流竄時期的捻.....

九三

第一節 太平軍與捻衆的合流.....

九三

第二節 僧格林沁的敗亡與曾國藩的視事.....

九六

第三節 捻的戰術、兵力及流竄動向.....

一〇三

第四節 東西捻的滅亡.....

一〇九

第五章 結論.....

一一七

附 錄

一、曾國藩四鎮駐防圖.....

一三〇

二、東捻流竄圖.....

一三一

三、西捻流竄圖.....

一三二

四、清軍圍堵東捻圖.....

一三三

五、清軍圍堵西捻圖.....

一三四

六、捻衆活動地區重要城鎮河流圖.....

一三五

徵引書目
補錄

第一章 前 言

本文所討論的是，十九世紀中葉發生在淮北地區的「捻亂」。此處的「捻」，係以參加五色旗制，奉張樂行爲盟主的捻爲主體。此處的「亂」，係指公開以武力反對既存政權的叛亂（Rebellion）（註一）。

嚴格的說，必須到咸豐三（一八五三）年，捻衆才開始有叛離清廷的跡象，而要到咸豐六年五色旗制建立後，捻衆才開始有個較統一的組織。但在追溯始上，仍必須論及早期零散在各處的捻衆——他們是潛伏於地方上的一種暗勢力。這個時期可由咸豐三年上推至嘉慶年間（註二），此在第二章中討論。

第三章接著討論由咸豐三年至同治二年止（一八五三——一八六三），捻衆在淮北大舉叛亂的這一時期。其特色是廣大民衆的加入，與公開地蓄髮反清。但他們又「眷戀老巢」、「固守土圩」，而無法傾師逐鹿中原，故以「據地叛亂」時期稱之。

第四章敘述同治二年（一八六三）捻巢爲清軍蕩平後，殘遺的捻衆在此後五年中，流竄於皖

豫、蘇、魯、鄂、陝、晉、直八省中的情形。此「流竄時期」中，捻在戰術行陣上，有顯著的精進，但在組織、性質上與前並無大異，可視為上一時期的延續。

本文討論之主旨，在明瞭「捻亂」之形成、擴大、失敗，以迄於滅亡，及其組織、性質為何；希望能進而瞭解，在一個籠罩於天災人禍與黑暗政治下的地區中，那些轉側於生死線上的廣大民衆，如何铤而走險，步上了這叛亂之途，以為中國歷代末葉所經常發生的大規模民亂作一例證。

註釋

註一 見 “Encyclopedi American” 1968, N.Y. Americana Corporation “Rebellion” 條。

註二 有關捻衆活動的記載，始自嘉慶年間，見第一章第一節。

第二章 早期的捻

第一節 捻的緣起

捻的產生地區主要在淮北一帶（註一），王定安於「湘軍記」平捻篇中記載捻的起源地爲：「捻之患不知其所始……山東之兗、沂、曹，河南之南、汝、光、歸，江蘇之徐、淮，直隸之大名，安徽之廬、鳳、潁、壽，承平時在在有之。」（註二）

這地區包括了皖北，及豫、魯、直、蘇與皖北毗鄰或相近的地帶。其間除淮河跟它的支流潁水、西淝水、渦河、澇河等外，經常泛濫的黃河也流貫而過（註三）。計自順治元年至嘉慶二十一年（一六四一—一八一六）的一百七十一年中，黃河決口溢漫凡三十九次（註四）。道光二十一、二十三年（一八四一—一四二），黃河又連續二次決口，豫東、皖北一帶受害甚重（註五），其中皖北州縣除了慘遭河決外，道光二十七至咸豐初年，復頻遇旱澇，以致民生困阨（註六）。咸豐元年（一八五一），豐北又漫口，蘇、魯之交大水漫溢，田廬盡廢，直至三年後，該處仍遍地飢餓。

民（註七）。咸豐五年（一八五五），河南銅瓦廂河決，全河北徙，入今日黃河河道，是爲明孝宗弘治七年以來，河水之最大變遷（註八）。而從道光末年至咸豐初年，正是捻勢由滋長蔓延到爆發爲大規模叛亂的醞釀期間。

淮北地區，自古來爲四戰之地，民風本即強悍，咸同時人蔣子瀟曾作「捻子」一詩描述：

「淮西叛唐代，教民尚勇鬥，習染一千載，至今沿其陋，兒童矜帶刀，長大詬弓殼，架礮肩機槍，蜂蟻紛相就，夥涉數百人，亡命皆輻輳。」（註九）

而該地又迭患於天災，在生計艱困下，民尤輕生好鬥，甚而流爲盜寇，如江督陸建瀛在咸豐元年所奏：

「安徽之鳳陽、潁州、廬州府，江蘇之徐州府，地瘠民貧，風氣強悍，游手無業之徒，聚而爲盜」（註一〇）

「鹿邑縣志」（光緒）中也言：

「邑自乾隆四至十六年，屢被水災，老弱死亡，其壯者則好鬥輕生……遇事生風。」（註一一）

而咸豐初年地方官在奏言捻亂時，輒先言該地民風強悍（註一二），可見當時人就將此「民風」視爲亂源之一。

「捻」便是在這自然環境惡劣，民風相沿強悍的淮北地區中產生。其產生的時間，在文獻中可證者，最早可追溯至嘉慶中葉。但在討論這個問題以前，須先對「捻」這名稱的來源與意義作一了解，因這與捻衆的來源有直接的關係。

關於「捻」的意義，有許多種不同的說法，大致可歸爲四類。

一、王定安以其起源於捻紙燃膏爲龍戲，「湘軍記」載：

「鄉民行儺逐疫，裏紙燃膏爲龍戲，謂之捻，其後報讐、嚇財、掠人、勒贖，浸淫爲寇盜。」（註一三）

「牟平縣志」（民國）中所錄王騰甲寫的「捻匪誌實」一文內亦有類似記載：

「捻匪者，江南徐州群盜也，以捻香聚衆起，故曰捻。」（註一四）

這兩項記載所顯示的是：捻原來是由「龍戲」或「捻香」所聚集的群衆轉變來的，而「龍戲」與「捻香」又似與宗教有關。王闡運在「湘軍志」中論及捻的起源時，謂山東「游民相聚，有拜幅，有拜捻。」（註一五）此「拜」不知有否儀式？有何對象？可惜的是，在其他材料中，俱未見與龍戲、捻香、拜捻有關的記載。在對捻後來活動的記錄中，也再未見及有這些的現象。因此只能說，這一類對「捻」的解釋，是就其來源，就其聚合來解，但捻是否即由此而來？仍宜處之闕疑，因爲另外還有許多種不同的說法。

二、是以其捻紙然火搶刦而得名，「湘軍志」中提到這種說法：

「或曰其黨（捻）明火刦人，捻紙然脂，因謂之捻。」（註一六）

「渦陽縣志」（民國）兵事篇中也言：

「盜（捻）燃紙然脂，毀室刦財，卽名曰撈。」（註一七）

但捻是否卽因此得名？捻紙爲炬搶刦，是否會普遍至把這廣佈數省的無數盜匪皆稱之爲「捻」，仍是值得商榷的。

三、在三續掖縣志（光緒）大事紀中有個很特別的解釋：

「張落刑（樂行）、苗沛霖……號曰捻子，以其販私鹽，捻小車，故名。」（註一八）

此當以「捻」字與「釐」字相通，故做是解，張樂行確曾爲塙梟，但捻衆未必全爲塙梟，以「捻」從捻小車來，恐爲附會之談，他處亦未見有此說。

四、湖北通志（民國）捻匪篇中，把「捻」當成「捏」字講：

「捻者捏也，亡賴招呼成隊，若手之搏物，倉促捏成，撒手卽散。」（註一九）

以「捏」釋「捻」，雖有附會之嫌，但咸豐年間馬杏逸所作的「捻逆述略」中亦有相似的說法：

「賊之强悍而富者……於集市聚賭，排列刀矛槍銃，名爲鎮棚，衆稱爲棹主……每大會，

則聚集首領，或數十，因曰此一捻也，彼一捻也，如以指捻物使之聚而不散也。捻子之稱，蓋由此起。」（註二〇）

在這當中說明了：捻衆的聚合如指之捻物，而所聚成的每一股，即稱之為一捻。而陶澍早在嘉慶十九年時便稱：

「每一股謂之一捻子，小捻子數人、數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註二一）

卽王闡運於「湘軍志」平捻篇中也言：

「……其後（康熙以後），捻日益多，因以一聚為一捻。」（註二二）

更重要的是，「捻」後來也是以計數的單位來使用，而與「股」相通，如咸豐五年時，山東「曹屬各捻首併十三捻為一大捻」（註二三），安徽潁州的捻衆「合五十八股為一捻」（註二四）。因此可以確定「捻」的意義，當作「股」字解。

但若嚴格的講，這只能證明後來所沿用的「捻」字的意義，是與「股」相通。而不能就說捻衆卽因此得名為「捻」。因為「捻」之用為「股」也可能是後來衍生的，捻紙為龍戲的一群人，後來轉變為盜寇，也可自稱其一夥為一捻。捻香聚衆而為盜的，也可自稱其一聚為一捻。所以不能就由「捻」是股、或是聚，來推斷「捻」這名稱就是由捏成此股、此聚的這個現象中得來。由湖北通志與捻逆述略中所載的，並無法就確定了「捻」這名稱的來源，或其最

初的意義。

以上的討論，雖然不能對「捻」的來源獲致一明確的答案，但也知道幾種「捻」的可能來源，只要這些不是空穴來風，那麼即使這後來的傳言，也可能具有若干的真實性。「捻」之來源所以模糊不清，人各所云，就是因為它在引起官方的重視之前（註二五），早就存在於民間。王闔運謂其「蓋始於康熙時」，雖無他證，但王闔運在歷述「捻」義後，又言「莫知其本所由也」（註二六），可見捻之潛發暗長當為期甚早，所以連生長在道、咸、同之際的王闔運、王定安、馬杏逸等人對「捻」之來源也說法各異。又因他們的說法都可能是抓住了「捻」的某一特色，或是聽說了「捻」的某一傳聞，而加以附會的，故各人所言雖盡相異，却也可能都保持了一點捻原初時的影子。

而關於捻的活動的最早記載是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時陶澍上的奏摺：

「安徽之廬、鳳、潁，河南之南、汝、光、陳等處，向有匪徒，名曰紅鬍子……查紅鬍原係白蓮教漏網之人，間出偷竊，身帶小刀為防身之具……成群結隊，白晝橫行，每一股謂之一捻子。」（註二七）

這又牽涉到捻與紅鬍子和白蓮教的關係。近人研究捻亂的鄧嗣禹先生便因此認為捻即是白蓮教遺黨——「紅鬍子」（註二八）。蔣湘澤在他的「捻亂」一書中，更直截地認為捻就是白蓮教的流支，

其組織與性質都得之於白蓮教（註二九）。在討論捻的緣起時，這個問題是必須加以澄清的。

紅鬍子之名，據陶澍所言，是：「人以其兇猛，故取戲劇中好勇鬥狠，面掛紅鬍者名之」（註三〇）馬杏逸則以爲是捻子夜間搶刦，「罩面朱鬚，恐人識得……時遂有『紅鬍子』之俗稱也。」（註三一）由上所述，無論彼是否染有朱鬚，「紅鬍子」之名都是外人以其形貌而加以稱呼的，並不是這些盜匪以紅鬍子自名。他們原來的稱號當是捻子。蔣子瀟在「捻子」一詩中便云：「其名曰捻子，紅鬍乃詛咒。」下自注曰：「良民罵之曰『紅鬍子』。」（註三二）當時人鄭元善在「官豫紀事」中也言：「豫中不逞之徒嘯聚，名曰捻匪，卽俗之稱紅鬍子也。」（註三三）可見「紅鬍子」只是百姓對他們的咒稱，因此不能算是一有固定意指的稱呼，也沒有充分的證據可以證明：所有的捻都被咒稱爲紅鬍子，如果只由紅鬍子來推斷捻的來源，就未免失之於偏了。認爲捻與白蓮教有關者，皆藉助於陶澍的奏摺中所稱的：「紅鬍原係白蓮教漏網之人。」（註三四）再由捻與紅鬍子的關係推及捻爲白蓮教的旁枝。但捻的來源並不囿於白蓮教漏網之徒，馬杏逸在「捻逆述略」中言：

「捻之始，起於嘉慶二年，楚川教匪滋擾，在處招募鄉勇。其時潁、汝歲歉，應募者衆，數年，教匪底定，撤勇歸籍，若輩久歷戎行，桀驁成性，既歸，不屑生業，唯事博飲，地方無賴又從而附和之，日則市場恣橫，夜則鄉村行竊。」（註三五）

是則捻也有爲剿白蓮教裁撤之鄉勇流變而成。而且由上邊所述的關於「捻」的意義的四類說法中，也都各顯示了「捻」之不同的來源。

就實質上，「捻」與「白蓮教」，並非一系。蔣湘澤在他「捻亂」的一書中雖然列舉出了各種的相似或相關處，如張樂行之號「大漢明命王」，捻組織中有「堂主」之稱，捻的五色旗制與五行相呼應，又如捻首劉狗曾張八卦旗；但白蓮教徒的宗教信仰、宗教儀式在捻衆的活動中皆未發現，而這類宗教活動在咸、同與捻同時爲亂的「教匪」中却屢見不鮮，清朝的各官書中所以都把「皖匪」或「捻匪」跟「教匪」分類敘述是有其道理的。甚至早在嘉慶、道光年間捻勢未熾時，清廷便把教、捻分辨開了。在這兩朝的治「捻」律例中，只控其「刦」，而不指其「傳習邪教」（註三六）宣宗實錄中更明言：

「查潁州强悍成風，爲匪黨逃逋淵藪，向有捻匪私島，雖非習教傳徒，聲勢最易聯絡」（

註三七）

因此即或捻的組織與白蓮教有雷同處，也只能謂受其影響，至於劉狗之張八卦旗亦止爲個別事件（當時有出入於捻、教，具雙重身份者，見第三章第五節）。將捻歸之於白蓮教，是無視於捻的多種來源，及其後來的形態與性質。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在嘉慶九年白蓮教亂平定了後，淮北地區的捻較前活躍了起來。因在這

以後，紅鬍子與捻子的稱號在疆吏的上奏與清廷的上諭中開始出現，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九月的一則上諭中云：「豫省界連湖北之處有紅鬍子、白撞手……」十六年（一八一一）七月的上諭中也云：「南陽一帶素多滋事之紅鬍子。」二十年（一八一五）七月的上諭言之尤詳：「朕聞豫省汝、光一帶紅鬍匪徒頗為猖獗，本年三月間，光、息交界五福橋地方，捻子手百餘人，手執長槍，前往互鬥。」（註三八）另外十九年（一八一四）陶澍所奏的紅鬍子、捻子已見前引。而此後歷道光一朝，捻子之名屢見不鮮，白蓮教之遺黨，與遭撤之鄉勇是很可能助長了捻勢。而捻的來源則如前邊所論，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但無論是屬何種，捻起初的構成份子皆是屬於傳統社會中之「游離群」（註三九），他們長期中即滋長於民間，「捻」的稱號亦不過是於其集聚成群後而得致的，在嘉慶敉亂平定後，彼因時乘勢而告猖獗，至咸豐年，太平軍起，捻衆遂由響應而蔚成大亂。捻的性質、形態、與其構成份子，則應由日後有活動記載可稽的期間來加以觀察探討。

第二節 捻的初期活動

本節所討論的是咸豐三年以前，散在淮北各地的捻衆主要的幾種活動，包括了械鬥、賭博、販私鹽、及搶劫勒索。不過要注意的是，此時期的捻，並非一統合體，所討論的這幾種活動未必